

S H I Y I N G

诗影

叶 叶
彪 维
祚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请 影

叶维祚 著
叶 彪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影/叶维祚, 叶彪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8
ISBN 7-5008-3067-X

I. 诗… II. ①叶…②叶…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086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52 千
印 张: 10.87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眼 阔 心 空



背 影(代序)

亲爱的爸：

多年以来，从未注意过您的背影，但自从一个并不特别的晚上，您的各种背影就在我生命中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记。

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在回家的路上，当时我正和您闹些小脾气，故意落在后面。突然，您那瘦削的背影带着昏暗的灯光透入眼帘，我的整个身心都在这光影中震颤，一种莫名的哀伤从此在我生命中划下了最初的痕迹。但那一刻，这只被当成生活中常有的感动，一切都在一场小争吵的解除中被掩盖了。大概，所有生命的启示其最初的命运都是如此，只有变成冰冷的现实时才会使人恍然悔悟。

在我的记忆深处，您的背影并不总是带着昏暗的灯光。有时看着您歪扭着一步三级上楼梯时的背影，心中的滋味总是有点异样。可能是代沟的缘故，我很久以来都无法完全真切地体味这背影所具有的含义，但我却一度认为自己已完全懂得，俯视地理解您的一切，包括那楼道上有时略带歪扭的背影。

开始，然后是永远缠绕的结束。人生无常，其残酷更体现在每一瞬间都可能成为最后，而生命只能无助地面对。谁又能知道现实中您留给我的最后背影竟然就在这样一个晚上，和一部伴随您十几年的老式单车一起淹没在茫茫的车流中，四周依然流溢着如最初一般昏暗而令人难以穿越的灯光。

一切，都在结束中被残酷地穿越。在听到您离开消息的一刻，我竟然忘记了眼泪，一切都在瞬间凝固。在这生命的凝滞中，我突然和您从未如此地接近，我全然看到您渐渐没入水中的身影和后面留下的水痕，我的生命全然和您融在一起，我体味到以前无法体味的一切。我知道，从此以后，您的背影将伴随我度过生命所有孤独的航程。

今天，虽然分离带来的泪水仍在心中流淌并时时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但这只是代表了对往昔无知的忏悔。而分离更意味着永远的接近，分离不仅使我了解了您，更使我了解了自己以及以后所应做的一切。

岁月父留影，乾坤子寄诗。您虽然从事科研工作，业余却创作了很多的电影剧本，可惜现在只能找到4部；而我之所以写诗，完全是受到您的影响。这里，我选择了365首诗歌，把题目抹去，和您的电影剧本一起，合成这本《诗影》，作为对您离去一周年的纪念。我知道，这一切也是您所希望做的。我还知道，其实我并不孤独，因为我和您依然会像那晚所说的一样：以后咱俩就永远相依为命了。

儿：彪

2003年6月26日

目 录

父影

电影文学剧本



她们/3

大陆人/41

在那遥远的地方/105

为了忘却的记忆/159

子诗

诗歌 365 首



父 影



电影文学剧本



Fu Ying



她们

序

太阳再高，也会在生活中投下暗影。

盛夏的朝阳映得明窗几净。客厅里，一位妙龄少女正伸着臂膀，搂着她苍老的母亲，兴奋地说：“妈妈，我晚上回来晚点儿。”

母亲疼爱地说：“朵朵，你这个年纪谈恋爱，太早了。”

（朵朵任性地）“太早？印度女人在我这个年岁会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了。”

（母亲关切地）“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朵朵耸耸肩）“他就是他。”说毕走到门前，又转身飞了个吻说：“拜拜。”

望着女儿消失的背影，夏兰转身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多年轻的一对青年，人们不难猜测这就是几十年前夏兰和她的丈夫，伫立在层林尽染的香山。她喃喃自语：“孩子们都

大了，你要是活着该……”

“夏奶奶。”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在她身后，手里擎着一封信说：“一个阿姨给你的。”“她是谁啊？”“不认识。”“人呢？”“已经走了。”

一个信封上有几个大字“夏兰大夫亲启”。

夏兰打开信封，里面却是仅仅三行大字的一张纸条。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在回荡“明天上午8点，我要去贵府拜访那个不要脸的丫头的母亲，如果这位母亲还顾脸面的话。记住，上午8点！两个孩子的妈妈。”那语调显然是生硬甚至粗暴的，只是在落款“两个孩子的妈妈”处却又充满掩饰不住的悲切。夏兰，像一只惊弓的老乌鸦，再次仰首望着那张照片。

一阵电话铃打破她的沉思。夏兰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夏主任，我们正在抢救一名产妇，你是不是可以……”

夏兰：“我就去。”然后慢慢挂上电话，一丝苦笑，自语“十八年了，又是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

夏兰面部的特写，镇静，沉着却又饱含着苦楚，随即片名“她们”徐徐推出，伴随着夏兰在接生室紧张、繁忙的工作。

“哇哇”按生室内婴儿发出第一声哭，周围的大夫、护士向夏兰投过祝贺、赞赏的目光，小护士向夏兰轻声说“夏主任，这是您接生的第一千零一个婴儿吧？”夏兰微笑着，摇摇头用手指比了个“三”。

当晚，一阵敲门声，墙上挂钟指示10点50分。夏兰开了门，朵朵愉快地走进来，夏兰望着女儿衣冠不整、心神不定的样子，叹口气说“看，扣子都掉了。”

朵朵不介意地说：“今晚玩儿得可真痛快。”

夏兰的眼神严肃起来：“朵朵，坐下来，告诉我，他到底是谁？”

（朵朵不高兴地）“您是作为母亲呢还是法官？”

(夏兰)“他是个有妇之夫，还有孩子?”

朵朵开始有些惊讶，但马上镇静下来，“那是历史的误会。”沉默片刻，在夏兰锐利的目光下，继续道：“十几年前，在你们所说的那灾难的年月里，他老子成了黑帮，中学毕业以后，他就被发配到唐山地区插队落户，住在一位老乡家，一插就是七八年。就这样，和那位房东的丫头一来二去地成了两口子。”说完双手一摊，表示如此而已。

(夏兰)“现在，他妻子还爱他，对吧?”

(朵朵傲慢又气愤地)“哼!高干子弟，又是工程师，那老叻儿女人舍得放他?”

(夏兰激动地)“可当初他顶着狗崽子的名字落魄到山沟时那姑娘图的是什?这十几年他妻子不但抚育着两个孩子，还要为他分担多少苦难。……就像一棵树苗在园丁的养育下闯过了多少酷暑严寒。现在小树长大，开花了，结果了，园丁也老了，而你呢?在那噩梦一样的日子里，在幼儿园里无忧无虑地跳着皮筋，可现在却像一只大蝴蝶儿扑腾着翅膀来采果实了!”

“够了，妈妈!”朵朵不耐烦地，“爱是感情，只能用感情去爱，不能用道理去爱，现在他不爱他妻子，他爱我，我爱他，对我来说，这就够了。”“不够!”“够了!”

“多多:”夏兰几乎是喊出来。

(朵朵奇怪地)“妈妈，你气糊涂了，我是朵朵，不是多多。”

(痛苦的往事使夏兰声音颤抖)“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只能造成母亲和孩子的痛苦，那他的存在确实是多余的。”

朵朵搀扶着浑身战栗的夏兰坐下，倒了杯水，嗫嚅地，“事情有这么严重么?”

夏兰从抽屉取出一沓纸给朵朵说:“要说的都在上面了。”

朵朵轻轻走向自己房间，在门口又回头望了一下苍老瘦弱的母亲。

朵朵的屋，小巧、舒适，床前贴着中外影星照片，墙上挂着一把吉他。

朵朵心神不安地打开信。

（夏兰画外音）“孩子，一直想和你深谈，今天的意外消息加深了我的这种责任感。”

画面：当日上午，夏兰接生后，从医院大门出来，走下长长的台阶。

（夏兰画外音）“人家说，老一代听了感动得泣不成声的故事，青年人却常常无动于衷。”

画面：夏兰站在汽车站旁，一趟汽车开来，乘客上车，车门关上，她才意识到，追了几步望着远驶的汽车，肖军，林乃萍、高洁等一个个音容笑貌涌向眼前。

（画外音继续）“可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值得顶礼的神，不是值得诅咒的鬼，而只是自己爬过的坡，淌过的河，和在那漩涡中挣扎着的几个普通女人的命运。”

画面：夏兰伏案写着这封信，然后停下笔，眼睛又凝视在墙上的那张照片上。此时，这一对年轻人的身影融会在一群青年学生之中。

这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座医学院校舍。学生们匆匆涌进实验室。室内，解剖桌上放着死兔子，夏兰与照片上的男青年站在桌前，准备着实验。一位站在夏兰身后的高个子姑娘扭动着身子想挤到前面，她的眼神说明她只是希望站在男青年的身旁，夏兰发觉后，从容地走到另一侧，高个子姑娘如愿以偿，顾盼神飞，而男青年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死兔子。

（画外音继续）“三十年前，我和你父亲同在北京医学院学习，他是班上的高材生，又非常活跃，一些姑娘总喜欢在他身边转，也正由此，我倒常常避免和他接近。我们同窗五载，直到最后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才……”

一间普通的大学教室，墙上贴着标语“为夺取 1070 而奋斗！”“拥护党的教育方针，做又红又专的毕业生！”

一群学生乱哄哄地拥着位戴眼镜的青年走进教室，一个学生喊着：“同学们安静点，让班长说清楚。”班长兴奋地说：“学生会要组织我们五八级毕业生进行一次基础课成绩比赛，每班推出五个人。”

学生们议论起来。那位曾在实验室出现过的高个子姑娘走到穿着一身蓝制服的姑娘身旁说：“肖军，你觉着现在搞这种活动合适吗？”

肖军沉思片刻向班长问道：“这个决定党委知道吗？”

班长：“我说书记同志，你也太那个了，搞个知识竞赛也是符合又红又专的嘛。”见肖军不语，又向高个子姑娘一眨眼说：“你说呢？高一洁一同一学。”

高洁脸一红，“我管不着。”

班长：“好，书记批准了，‘秘书’（指高洁）通过了。怎么样，我毛遂自荐算一个，还有哪位？”几个学生推着照片中的那位青年说：“这还用说，余力！”

班长（向余力）：“怎么样？咱们班的第一号种子？”

余力幽默而爽朗地学着好兵帅克的腔调说：“军人不会说话只会行动。”

又一位学生推荐另两位学生，大家也同意。

余力瞟了眼肖军说：“我说，咱们也该推荐两位妇女界人士，我提议肖军和夏兰。”未等其他学生附和，肖军冷冷地说：“我成绩不好，也不想凑这种热闹。”说完走出教室，高洁尾随出去。

夏兰急忙说：“我也不行。”

班长说：“别谦虚了，夏兰，你总结的笔记连教授都赞不绝口。”

其他同学嚷着：“勇敢点，别担心，有余力垫底，咱们班丢不了人。”

余力向夏兰投以热情鼓励的目光。

下课了，操场上学生们锻炼着身体，大喇叭传出大跃进时的歌曲“年年我们要唱歌，比不上今年歌儿多。……”

走廊里高洁与肖军并肩走着。

高洁：“我觉着夏兰在走向白专道路。”

肖军：“也别轻易给人家下结论。”她们匆匆走向教室。

教室内，余力、班长等应试的考生在热烈地讨论着，只有夏兰安详地坐在一边，兴奋又认真地记着别人说的要点。

余力：“时间太紧，我看只能把解剖和微生物的笔记瞧上一遍。”

小金：“内科、外科学的名词也得背背。”

班长：“我说小伙子们，拉丁文也得背背。”

余力瞟了眼夏兰向班长：“哎，咱们说话太片面了，忘了半边天了。”几个人同时注意到身后的夏兰，一起笑起来。

肖军和高洁走进教室。

班长：“书记同志，有何指示？”

肖军问：“其他同学呢？”

班长答：“都玩去了。”

肖军：“那么实验室的卫生谁搞啊？”

班长拍了下头：“唉！忘了通知了！”

肖军点着头：“只想着考状元了。”班长显得有些尴尬。

余力（向班长）：“班长，小事一桩，我们这几个人包了。”说着五个人同时起身。

肖军一挥手：“算了吧，这不影响你们金榜题名吗？”说毕向身旁的高洁说：“还是咱们俩去吧。”班长伸伸舌头。

夏兰：“我也去帮她们。”

班长问夏兰：“那你不准备考试啦？”

夏兰一笑：“我本来就是充数的，”走到门口，又转回来将自己的两本笔记放在桌子上，不好意思地说，“我记的笔记，要是有用得着的话……”说完跑走。

余力打开夏兰的笔记，那娟秀整齐的小字就像一幅小楷字帖。

当晚，教室内，余力聚精会神地看着书。

实验室里，肖军、夏兰繁忙地刷着试管。

校园内，同伴在谈笑，恋人在私语。

一阵电铃声划破夜空，晚自习结束。

教室内余力看了看表，10点整。他无奈地合上书本。

寂静的校园，教学楼顿时黑了，余力走在月光下，当他经过实验室时，看见里面透出微弱的光。他走近，透过玻璃，看见夏兰正在一支手电筒的光线下认真地复习功课。月夜真静。

教学楼前，几个男学生正将余力抛起来，祝贺着他考试得了第一名。高洁、肖军等几位姑娘站在圈外，看着男同学嬉戏。

高洁赞美地：“真行啊，余力。”

肖军点头说：“只要正确引导，是块好材料。”

夏兰走来，姑娘们问：“你的成绩怎么样，女秀才？”

夏兰摇头：“我可不行。”

余力赶过来（向夏兰）：“祝贺你，你是第十名。”周围的同学向她祝贺。

夏兰：“太差了。”

高洁讽刺地：“还不是太差嘛，一共取了十名，你得第

十。”

夏兰满脸涨红，跑走。

班长不满地向高洁：“你怎么不说，全校五百多毕业生，她得了第十呢。”

肖军解围地：“不管取上取不上，只要为革命而学习就好。”然后转向余力：“只希望你们将读书的劲头也用到改造世界观上面。”

余力不满地（向肖）：“书记同志，难道学习成绩一好就会反党吗？”

肖军沉静厉声地：“在我们国家里，难道仅仅不反党就够了吗？”

余力扭身走开，大家不欢而散。

实验室前路旁，余力追赶上夏兰交还她的笔记本说：“还给你，谢谢！”

夏兰：“这么客气，还忘了祝贺你了。”

余力：“相互祝贺吧。”

夏：“不，我学得太死。”

余：“你一贯有谦虚之美德。”

夏：“那是你们，对我来说，最多也只能说是有自知之明。”

肖军从后面骑自行车过去。

余力不满地：“这位书记。”

夏：“她有惊人的毅力，平时社会工作那么多，学习成绩还挺好。”

余：“哼！干面包，欣赏不了。”

夏：“要是从那一身蓝制服中解放出来，她会是最漂亮的姑娘。”

余：“可惜的是她已经被政治油彩涂得面目全非了……你似乎把谁都想得很好。”